

俞誠之 著

中國政略學史

（外一種：鬼谷子新註）

陳克艱 劉海琴 點校



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



俞誠之 著

陳克艱

劉海琴

點校



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

中國政略卷一

于夢



(外一種：鬼谷子新註)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中國政略學史(外一種:鬼谷子新註)/俞誠之著. —上海:
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8

ISBN 978-7-80745-344-4

I. 中… II. 俞… III. 政治-謀略-中國-古代 IV.
D691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8)第 203720 號

中國政略學史(外一種:鬼谷子新註)

著 者: 俞誠之

點 校: 陳克艱 劉海琴

責任編輯: 沈 潔

封面設計: 錢自成

出版發行: 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

上海淮海中路 622 弄 7 號 電話 63875741 郵編 200020

<http://www.sassp.com> E-mail: sassp@sass.org.cn

經 銷: 新華書店

印 刷: 上海社會科學院印刷廠

開 本: 890 × 1240 毫米 1/32 開

印 張: 16.125

插 頁: 2

字 數: 400 千字

版 次: 2009 年 3 月第 1 版 2009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80745-344-4/D·068

定價: 40.00 圓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點校說明

本書彙集了俞誠之先生所撰《中國政略學史》和《鬼谷子新注》兩種著作。

《中國政略學史》的底本，我們是在上海社會科學院圖書館的舊平裝書庫裏發現的。油印本，三大冊，分別標為“卷上”、“卷中”、“卷下”，署名“番禺俞誠之撰”。卷上包括第一至第三篇，卷中即第四篇，卷下包括第五至第八篇。另外還有兩種民國年間生活書店正式出版、于右任題寫書名的《中國政略學史》“編上”，署名“番禺俞棫誠之著”：一種是民國二十二年二月（1933年2月）的初版，一種是同年三月（1933年3月）的再版。初版一個月就已經再版，可見這本書當時受歡迎的程度。而只有“編上”，沒有“編下”，則是因為當時還沒有寫完。油印本的書後，作者有一篇自敘，那裏說，完成全書已在抗戰勝利之後了。完稿後的篇幅超過了原先的計劃，書的結構也就從“編上”和“編下”變成了“卷上”、“卷中”和“卷下”（“卷中”第一頁有“編下”字樣，後被刪去）。油印本的“卷上”，就是生活書店出的“編上”。但也有些修改，如第二篇第五章“墨子談辯學”前添加了“范蠡之政略的哲學思想”一章，於是第五章成了第六章。又如第二篇最後一章，本題為“結論”，後改題為“周代學術思想之系統源流與鬼谷子學說之關係”。

這個油印本，上海圖書館、復旦大學圖書館和華東師範大學圖書館也都有藏。在上海圖書館的藏本中，我們發現一紙以作者四個子女的名義、寫於1947年8月7日的“委託保管書”（其實是作者本人手筆），委託對像是黃炎培創設的“鴻英圖書館”。其言曰：“逕啟者：家嚴所撰《中國政略學史》全書版權前經贈予

鄙人等共同所有,茲以世亂方殷,戰禍未息,為保存原稿計,特油印二十份分送國內各大圖書館代為保存,茲檢送乙部,敬請貴館察收存覽。他年如或有需用原稿付刊之時,敬希准予借出抄印,以廣流傳。”鴻英圖書館後來歸併於上海圖書館;想來其他各圖書館所藏的三卷本,也應即是此次所油印者。時方戰亂,雖書已寫成,卻出版無望,作者於是以此種獨特的方式,將自己的作品“藏之名山,以俟將來”。

比較上海社會科學院圖書館所藏和上海圖書館所藏的兩個本子,前者的好處是它經過了作者的全面修訂。在油印正文的字裏行間,有很多作者手書的修改和校勘文字;多數用毛筆寫,用藍黑鋼筆寫的也不少,輔助說明修改意見的,則用紅色鉛筆寫。在每冊背封,均可見藍黑墨水鋼筆字“初校訖”三字。

作者的校改,可分如下幾個方面:

或為篇章節目的調整。如將原第七篇第二章獨立出來,作為第八篇,並將原第四篇第一章第二節、原第四篇第二章以及原第六篇第二章第二節分別調整為第八篇的第一、二、三章,於是原第七篇第二章的兩節分別成了第八篇的第四和第五章。

或為字句的修改。如將第五篇題名“戰國後期之政略的哲學”改為“政略的哲學思想發展之後期”;將第四篇第三章正文中“《天下》篇為莊子後序,亦決非莊子作”,改為“《天下》篇為莊子後序,或莊子門人所作”。

或為段落的增刪。如第二篇第七章中,“前于蘇秦約二十餘年”至“《齊太公陰符》兵權謀之學殆為”一大段,是直接貼紙補寫的。又如刪去了附錄中自敘之後的《先^公事略》等文。_此

總之,上海社會科學院圖書館藏本保留了所有第一手的校勘記錄,是作者的最後定本,可以說最具版本價值。作者的書末自敘,油印正文中提到四個子女的名字,於“子述誠”三字後,手書添第五、第六子的名字“述明、述平”,而述明、述平分別出生

於1947年和1949年。這就說明，作者的親自校訂，是在1947年寫分贈各圖書館的委託保管書之後，而校訖時，則肯定已經進入天翻地覆慨而慷的歷史新時期了。自敘油印正文“時軍政首腦為蔣公介石”一句，手改為“時軍政首腦某，聲勢赫奕，不可一世”云云，也證明了這一點。

本書作者俞誠之先生，生於1895年7月13日，卒於1969年12月20日，享年七十五歲。俞先生1949年前有關生平事蹟已備述於《中國政略學史》之自敘中，茲不贅述。新中國成立之初，由於失業家居，毫無收入，“食指繁多，生意索然”，一度靠變賣家藏為生，1952—1953年間曾將所藏北魏六朝唐人敦煌經籍寫本一批五十七件，元人曹雲西、陸天遊的畫軸等售予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員會。1955年10月8日，受聘入上海市文史研究館，直至逝世。

關於俞先生的名、字、號問題，情況有點複雜，請略加考釋。如上所說，上海社會科學院圖書館藏《中國政略學史》的油印本署名“俞誠之”，生活書店“編上”本署名“俞棧誠之”。又民國二十六年（1937年）商務印書館出版的《鬼谷子新注》，封面署名“俞棧”，自序落款“俞棧誠之”。那麼，俞先生應該名棧字誠之。但本書自敘裏，俞先生卻自稱：“余本名耀生，字誠之，以字行，廣東番禺人也。”在他親自填寫的上海市文史研究館的個人簡歷中，又自稱“原名祖猷，更名耀生，號薇生，字誠之”，並對“號薇生”作了解釋：“一九三七年，日寇侵華，失職家居，從事著作。更別號曰薇生，示東山采薇之意。”

考俞先生在本書自敘中提到“昆弟九人，長姊素文、兄祖棠、棣生、祖桓、祖模、弟祖柟、祖森先後謝世；今存者，兄祖榮華山，弟祖桐梧生”，則俞先生屬於“祖”字輩無疑；且他的所有兄弟名中都帶一“木”字部首，依例他的本名中也應帶一“木”字部首，所以我們推測俞先生的本名乃是“祖棧”。後來省去表示輩行的“祖”字，成了單名“棧”，這種做法，無論古人還是今人，其實

都是常見的。俞先生排行第六,有一姊七兄弟,四個兄弟無字,可能都未及弱冠即去世,其餘兄弟的字,似乎例作“某生”,而“兄祖榮華山”,“山”與“生”一韻之轉,可說也並未破例,所以我們又推斷“燿生”應是他原來的字。後來又起“誠之”為字,原字不行,倒像成了名諱了。至于所謂“原名祖猷”的來歷,因無任何線索,存疑。

在自敘中,俞誠之先生羅列其已刊未刊八種論著,“《復園集》、《誠之說叢》、《先秦貨幣考》、《尚古遺文錄》、《化布新詁》、《鐵路革新論集》、《鬼谷子新注》、《中國政略學史》,凡百數十萬言”。《中國政略學史》是最後一種,也是最為其自己所看重的一種。此書有蔡元培、葉恭綽二先生為之作序。1952年9月13日,俞先生致函時任國家領導人的老友林伯渠先生請求安排工作,隨函並送者即為此《中國政略學史》油印本一套三冊。據俞先生家人言,其時不止林伯渠一人收到附送《中國政略學史》並請求安排工作的信函,足見俞誠之先生是將這部書稿視為自己的主要著作的。對《鬼谷子》的研究是《中國政略學史》的一個重心,所以這次將俞先生的《鬼谷子新注》也一併付印。

我們據以標點的《中國政略學史》原三卷本是一個打字的油印本,少數罕見而當時沒有字模的字,作者便用正楷自行刻寫。全書不施句讀,大量引文則都用了引號。行文(包括引文)中夾註甚多,作者或按語,或注疏,或校勘,都是用圓括號括起來的。現在這個新版本,夾註用比正文小半號的楷體排印,以示區別,於是圓括號就都去掉了。夾註起訖處與正文的區分和銜接,如果夾註比較長,則視覺效果上亦比較清楚;但如果一條夾註短僅三二字,且夾註與正文間無須句讀時,兩者的區分和銜接就比較費目力,幸讀者察之。

點校中我們感到比較麻煩和累贅的一件事是加書名號。前人著書,稱引書名篇名,往往比較隨意,也不講究前後一貫。這在日今或許會被視為不符合“學術規範”,對前人當然不必苛

求，但在多元化的現時代裏，許多無傷大雅的小事情，卻是有嚴格的一元化規定的：古人做得，今人做不得。這樣就苦了我們循規蹈矩的芸芸衆生。例如《新唐書》和《舊唐書》，簡稱“新舊唐”，書名號該怎麼用？是《新舊唐》？還是《新、舊唐》？還是新舊《唐》？“莊子天下篇”，書名號又該怎麼用？是《莊子·天下》篇？還是《莊子》《天下》篇？“莊子曰”，是“莊子”其人曰？還是“莊子”其書曰？看來兩者都是，然則書名號用也不用？不好說我們在這種情況下“頗費斟酌”，我們其實是以無可無不可的心態應付這種情況的，所以如果在書名號施用上發現不符合學術規範、前後不一貫時，敬請讀者“目笑存之”。施新標點于舊文章，麻煩和累贅不僅在書名號，例如表示驚歎或疑問，文章中“哉”、“耶”、“乎”這些語末助詞，本來就可以當作驚嘆號或問號看，再去添上個“！”或者“？”，豈不多餘？舊文章的簡潔之美，不免也受到點污染。本書的點校，在此類情況下也是無可無不可地處理。點校初稿完成後，沈潔女士和徐文堪先生先後對全稿作了細緻嚴格的審閱，補正了許多我們留下的疏漏和舛誤，謹在此處向沈女士和徐先生表示衷心的感謝。

俞誠之先生當初將《中國政略學史》的書稿版權“贈予”子女，又親自寫致各圖書館的委託保管書，其鄭重其事的神態宛然如在目前。他雖然非常盼望書能行世，卻顯然不指望自己能及身見之，其無奈而惆悵的心情仿佛仍可觸摸。半個多世紀過去了，作者去世也已將近四十年。最近我們尋訪到了俞先生的家屬，在他們的支持下，這部書稿終於能以全璧面世，遂了作者的心願，這也是冥冥中的因緣吧。

蔡子民先生序

政略學者，俞誠之先生所創設之術語也。古者謂之縱橫家者流，近於西洋人之雄辯術。

周季，貴族失職，侯、王競招游士，士亦以游說為進身之階，故游士甚盛。其所主張，並不止於合縱連橫之兩策，徒以蘇秦、張儀為游士翹楚，而其所主張，適為縱橫問題，故劉向、班固等，輒以縱橫為代表而名之。

自秦以來，全國統一，取士者設科舉，居官者以直言極諫或婉而多諷為對於君主之態度，視游說為簡單矣。其間雖不無南北分裂之期，然朝秦暮楚之風迄未盛行，故游說之術並未復興。

最近三十年中，歐化東漸，士以憲政為鵠，分組政黨，各黨政策，均望得多數人民之贊同，於是感辯術之需要。即在一黨秉政時期，亦復使他黨有言論自由之餘地，故一方宣傳本黨主義，一方尤須辯正他黨異見，而辯論術之盛行，不下於二千年前之策士矣。

俞誠之先生有見於此，乃為正其名曰政略學，而求其源於《鬼谷子》，又求其關係於《周易》及儒、墨、道諸家，綱舉目張，疏通而證明之，使談政治者有所練習，以宣揚其政見，是誠現代出色當行之作。其中說辭學之部份，較之文辭中之文法書與修辭學，自有同等之價值。其權謀學之部份，以論理的方法為基礎，分析其觀念，疏釋其條理，以組成鬼谷先生之系統的學說，使學者得於權謀方面具一正確之理解，其在我國學術上之貢獻，固非尠也。

中華民國二十二年一月二十七日 蔡元培

葉玉甫先生序

民國八年秋，余既罷歐陸之游，息居故都，偶詣三殿展望，遇李君慶芳偕一青年同游，詢之，則番禺俞君誠之也。由是始漸知其人，摯誠博識，好學不倦，能文章，擅談辯，揭肝膽，任俠氣，以處於友朋之間，蓋亦古之博厚人也。其後十六年冬，俞君既罷官，旋居北平，食貧淡泊，不復以仕進爲意，日致力於戰國諸子之學。既又翛然去滬，始潛心於著述，閱三年而所撰《中國政略學史》稿成十之六七，遂舉以相示，而請敘於余。

余維我國政學淪亡，垂二千祀，自戰國以後，歷代政治家輩起，其精神無不注重實際政治上之設施，其能爲純理的研究，以探討政治的哲學之原理者蓋寡。有之，亦僅限於政治哲學的理論，而其能純粹以客觀的研究方法，由政治方略上着眼，以分析政略哲學之內容者，殆可謂絕無。有唐李蕤所著《長短經》，雖庶幾足稱，然其書祇著於四部，幾汨沒無聞。而歷代僞儒以恥言功利之故，演爲風習，遂使後之學者，對於鬼谷、孫臏、蘇秦、韓非之學視爲異流，故其學益晦塞不傳，而中國政學家之產生，遂以中絕，良可惜也。俞君茲作承歐洲哲學解放之思潮，以科學的研究方法，闡明政略的哲學之原理方式，而組成中國政略學之系統，復本各國哲學上之學說，比較研究以充實其內容。其考證之勤，推闡之細，取材之廣，析理之微，湛思博覽，極精研幾，迥非尋常學術史所足方喻；其發明，其組織，其條理，雖謂爲創作可也。

今當世界學術自由解放時代，一切學術之研究，宜無復諱忌之可言。政治社會爲人類精神之有機體組織，其演進之過程，自以其一般的文化之進步爲基點，而文化之進程，其必要之條件，厥有三端：（一）公開的研究；（二）自由的批判；（三）科學的方

法。必其社會之動向能合於上述三條件，則其文化始能自黑暗的時代而趨於光明，自專制的環境而趨於解放。此不獨一般的文化有然，政治社會上之學術，其興衰之故，殆無不由此。故欲求政治社會有機的組織之靈活與進步，則政學家之所鑽討以求闡發其原理史實者，除政治學、政策學之外，政略學之獨立為專門的科學，固為必要。然苟欲完成政略學獨立之工作，則其先決之問題，厥為歷代政略學說思想之分析研究，以組成政略學史，使學者資所探討，其為重要可知也。

政略學史者，蓋演述人類政治社會之有機的組織之運用的方法之過程者也。必知人類政治社會的有機組織的運用方法之過程，然後以之比較歸納，以求其一貫的法則與原理，更進而分析錯綜，以考其運用之程序及效率，如是而後，政略學獨立之工作，始克完成。雖然，此其學深奧而奇肆，變化不可方物，自非上智，其能洞悉窺要、貫通諸家而達其堂奧者，鮮矣。俞君本其十數載之研究，筆路藍縷，以創斯學，排諱忌之惡習，闢偽儒之謬妄，導後學以先路，使學術公開得一正確之途徑，其先覺之功不可沒也。

嘗竊考之，吾國最高政略以王道為主要的理想。而所謂王道者，即一切不用手段，推赤心置人腹中，而以德義相靡，以誠意相孚，以信心相持之謂也。老子稱無為而人自化，儒家稱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殆無不由此項理想蛻嬗以成其說。三代以上書闕有間，末由考信。昔光武中興，推心諸將；諸葛治蜀，開誠佈公。凡此初不以手段相尚，而卒濟大業，史有前轍可徵。唯一的最高政略之運用，亦曰“公誠”而已，然斯意苦非後世淺儒所知，遂以運用政略為非儒者之事，豈不陋哉？

抑尤有進者，古今政治家或政學家殆無不各抱有其一貫之政略，無論其事效之程功何若。然及其得政，則咸緘口結舌，輒深諱其所以取得政權之方略，不以示人；或且以政術為儒者所非，復從而排詆之，故政略之學卒鬱而不彰，斯豈非吾國政學界

之一阨也歟？雖然，使鬼谷、韓非而遇於時，則其學之必終於湮沒，斷可信也。今俞君幸而發揮光大其義，使世之學者獲窺斯學之真際，其所造於政學界之前途，又豈淺鮮也哉？是為序。

中華民國二十二年一月 番禺葉恭綽

總目

| | |
|--------------|-----|
| 點校說明 | 1 |
| 中國政略學史 | 1 |
| 鬼谷子新註 | 431 |

目 錄

| | |
|--------------------------------|----|
| 蔡子民先生序 | 1 |
| 葉玉甫先生序 | 1 |
| 第一篇 序論 | 1 |
| 第二篇 政略的哲學思想之胚胎時期 | 10 |
| 第一章 《周書·陰符》之政略的哲學思想 | 10 |
| 第二章 老聃之政略的哲學思想 | 12 |
| 第三章 孔門《周易》之政略的哲學思想 | 16 |
| 第四章 孔門之言語學 | 23 |
| 第一節 詩教 | 24 |
| 第二節 言語上之種類及其目的 | 24 |
| 第三節 言語科內容之分析 | 26 |
| 第四節 言語科適用之原則及其範圍 | 27 |
| 第五章 范蠡之政略的哲學思想 | 29 |
| 第六章 《墨子》談辯學 | 31 |
| 第一節 談辯學上論證之方式 | 32 |
| 第二節 談辯學上立說之法則 | 34 |
| 第三節 談辯學上比較的法則 | 34 |
| 第四節 談辯學上實知的法則 | 35 |
| 第五節 談辯學上應用的法則 | 36 |
| 第七章 《孫子》十三篇之政略的哲學 | 40 |
| 第八章 周代學術思想之系統源流與《鬼谷子》學說之 關係 | 46 |

| | |
|------------------------------------|-----|
| 第三篇 政略的哲學思想之成熟時期——《鬼谷子》政略的哲學 | 52 |
| 第一章 鬼谷先生事略 | 52 |
| 第二章 《鬼谷子》真偽考 | 54 |
| 第三章 時代地域與學說發生之關係 | 63 |
| 第四章 政略的哲學原理 | 66 |
| 第一節 宇宙觀與人生觀之合一 | 67 |
| 第二節 《鬼谷子》之心理的哲學 | 69 |
| 第三節 《鬼谷子》之經驗的哲學 | 75 |
| 第五章 說辭學原理 | 81 |
| 第一節 說辭學之組織 | 82 |
| 第二節 說辭學之根本觀念——捭闔的原理 | 87 |
| 第三節 說辭學之實質的方法 | 93 |
| 第四節 說辭學之適用的方法 | 101 |
| 第六章 權謀學原理 | 107 |
| 第一節 權謀學之組織 | 108 |
| 第二節 權謀學之根本觀念——抵巇的原理 | 111 |
| 第三節 權謀學之方式 | 115 |
| 第四節 權謀學之方法 | 126 |
| 第七章 結論 | 143 |
| 第四篇 政略的哲學思想發展之前期 | 148 |
| 第一章 蘇秦之政略的哲學 | 148 |
| 第一節 蘇子之心理的政略學 | 150 |
| 第二節 蘇子之權藉論 | 158 |
| 第二章 《逸周書》之政略的哲學 | 159 |
| 第一節 分微論 | 162 |
| 第二節 官人論 | 163 |
| 第三節 權制論 | 170 |
| 第四節 應時論 | 172 |

| | |
|-----------------------|-----|
| 第五節 外用論····· | 173 |
| 第六節 結論····· | 174 |
| 第三章 《莊子》之政略的哲學思想····· | 175 |
| 第一節 《莊子》之知謨論····· | 176 |
| 第二節 《莊子》之言辯論····· | 183 |
| 第三節 結論····· | 191 |
| 第四章 墨者之辯學····· | 191 |
| 第一節 辯的意義····· | 192 |
| 第二節 辯學之方法····· | 195 |
| 第三節 辯學之論式····· | 198 |
| 第四節 結論····· | 208 |
| 第五章 荀子之政略的哲學····· | 209 |
| 第一節 荀子之心知論····· | 211 |
| 第二節 荀子之談說學····· | 214 |
| 第三節 結論····· | 220 |
| 第六章 管子書之政略學思想····· | 221 |
| 第一節 牧民論之政略的哲學····· | 223 |
| 第二節 九守論之政略的哲學····· | 226 |
| 第三節 戰國時代之霸略學····· | 233 |
| 第四節 《版法》諸篇之政略的哲學····· | 253 |
| 第五節 結論····· | 259 |
| 第五篇 政略的哲學思想發展之後期····· | 263 |
| 第一章 韓非之政略學····· | 263 |
| 第一節 韓非之統治學····· | 267 |
| 第二節 韓非之說難論····· | 289 |
| 第三節 結論····· | 296 |
| 第二章 《呂氏春秋》之政略學思想····· | 297 |
| 第一節 《呂氏春秋》之君術論····· | 300 |
| 第二節 《呂氏春秋》之辭說學····· | 304 |

| | | |
|------|--------------------------|-----|
| 第三節 | 結論 | 310 |
| 第三章 | 戰國諸子及商君之政略的哲學思想 | 310 |
| 第一節 | 《龐煖》《闕子》《國筮子》《秦零陵令信》 | 310 |
| 第二節 | 《魯仲連子》《虞氏春秋》 | 312 |
| 第三節 | 《申子》 | 314 |
| 第四節 | 商君 | 316 |
| 第六篇 | 政略的哲學思想之衰落時期 | 318 |
| 第一章 | 秦漢諸子之政略的哲學思想 | 318 |
| 第一節 | 李斯 | 319 |
| 第二節 | 蒯徹 安期生 | 319 |
| 第三節 | 張良 韓信 李左車 陳平 | 322 |
| 第四節 | 酈食其 陸賈 | 323 |
| 第五節 | 賈誼 | 325 |
| 第六節 | 韓嬰 | 329 |
| 第七節 | 淮南王安 | 333 |
| 第八節 | 董仲舒 | 346 |
| 第九節 | 公孫宏 | 347 |
| 第十節 | 朱建 鼂錯 鄒陽 主父偃 徐樂 莊安 聊蒼 | 347 |
| 第十一節 | 劉向 | 349 |
| 第十二節 | 楊雄 | 355 |
| 第十三節 | 桓譚 | 357 |
| 第十四節 | 王充 | 360 |
| 第十五節 | 王符 | 365 |
| 第十六節 | 崔實 | 366 |
| 第十七節 | 徐幹 | 368 |
| 第二章 | 三國前後之政略的哲學思想 | 372 |
| 第一節 | 荀悅 荀彧 | 372 |
| 第二節 | 仲長統 | 376 |